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财政局长 / 柳迦柔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7-80244-612-0

I. ①财… II. ①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09 ) 第 192917 号

## 财政局长

- 作 者 柳迦柔  
责任编辑 张 璐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 兼传真 )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612-0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柳树市财政局的总会计师王星星已经失踪三天，音讯皆无。

第一个发现王星星失踪的是主持财政局工作的副局长栾介川。

王星星没上班，预算处的同事看上去很习惯，原因是王星星在处里的身份极为特殊，即使她不来上班也用不着跟谁请假。如果真是生病了需要大家去看，处长李仲梁就会跟大家说，然后买些慰问品全处同事一起去看她，因为预算处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规矩。况且，在预算处乃至在整个财政局，大家都知道王星星和处长李仲梁的个人关系比较特殊，即使王星星三天没来上班也属正常。

栾介川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财政局长在去年换届后当上了副市长，局长的职位一直空着，大家都以为栾介川能接替老局长的职位，但是市里一直没有明确的态度，栾介川也只好边干边等着市里能有个明确的说法。

早晨，栾介川来到预算处找李仲梁，“教育局基建用的那笔款子你给拨过去了没？”

“还没呢。这两天王星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一直没上班。她不来，我们没法拨。”李仲梁很焦虑地说。

“她干什么去了，你还知道吗？”栾介川逼问道。

栾介川的问话像把锥子扎到了李仲梁的心上。“她干什么去了我真的不知

道。昨天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妈妈说她没回老家。这不，我正要找您去问呢。”

“找我，你没发烧吧？处里人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吗？”栾介川黑着一张脸说道。

“好像是不知道。我刚才问他们了。”李仲梁很无奈地说。

“财政局在市里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如果我们局丢了一个大活人，是让全市都笑话的。赶快找公安局吧，让他们帮助查找下。别是王星星想不开出了什么差错，那可不好办了。如果王星星真出了事儿，你是要负责的。”栾介川认真地说。

“我能负什么责任啊，王星星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没个说法，可别往我身上赖啊。我去报案吧，免得时间久了不好找。”

“行，快去办吧。”栾介川不想再跟李仲梁啰嗦了，于是很果断地说。

接到报案后，市公安局很重视，立即出动全市警力查找。

公安人员把王星星的资料和照片发往各个机场口岸，查询的结果是，王星星没有乘飞机、轮船及火车等交通工具。公安人员分析，如果她不在家，也没有外出，那么极大的可能就是已经遇害了。如果她遇害了，那么尸体在哪儿呢？

王星星虽然只是财政局的总会计师，并没有行政职务，但是，她失踪的消息在全市各单位的财会人员中却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因为王星星的工作岗位特殊，关于她的失踪，外界免不了胡乱猜疑和评价，说什么的都有，携款潜逃啦，被人绑架什么的，一时间，消息越传越离奇。

柳树市这几年的治安状况一直很好，去年还获得了省里的社会治安暨综合治理优秀奖。这一次王星星失踪，给公安局带来的压力很大。他们决定在全市撒网查找，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财政局社保处的马晓秋和王星星年龄差不多，对于王星星的情况，马晓秋还是了解一些的。公安人员找到马晓秋让她提供一些情况，马晓秋把王星星的日常穿戴打扮及爱好等都和公安人员说了一遍，最后，还补充一点，王星星总喜欢在头发上别个发夹什么的，她失踪的前一天，她还戴着她们一起去深圳的时候买的那个发夹呢。

公安人员说：“你能描述一下那个发夹的形状和颜色吗？”

“不用描述。我也有一个，我们两个一起买的。当时我们一起去的中英街，那家店铺同一款式的发夹只剩下两个了。想多买都不行，最后我和王星星每人一个，买了回来。她留下了蓝色的，我留下了绿色的。你们看看我的那个就知道了。”马晓秋说得很细。

依据公安人员的判断，王星星一定没离开本地，那就要认真地搜查，才能找到线索。市局的通知一直发到各乡镇派出所，通知要求各基层单位积极协助查找。

河东区的河东乡派出所接到报案，乡里的一名妇女在柳毛甸子里拾柴禾的时候发现了一只人手。派出所所长小梁非常重视，立即带领三名民警找到拾柴禾的妇女，那名妇女惊魂未定地说：“吓死我了，我正在地上捡那些小树杈，结果发现地上有一只手，雪白雪白的。当时，柴禾我也没敢拿，就吓跑了。回家了才想起来应该去报警。”

在柳毛甸子里民警们发现，在一棵小柳树的后面，有一只没有血色的手。这只手很细嫩，手指尖细长，中指上还戴着一只银质的装饰戒指。

小梁担心这名妇女害怕，吩咐说：“小赵，你把这位大姐送回家吧。我们在这里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对了，我在柳毛甸子里还捡到了一个发夹。”

“什么样的发夹？在哪儿？给我们看看。”小梁问道。

“在我家里呢。我带你们去拿。”说着，就领着民警们朝着他家的方向走。

回到家里才发现，那个发夹没了。“一定是我女儿张玲给拿走了。我去学校找她去。”

张玲母亲拿回来的发夹很别致，与市公安局发来的照片上的发夹很相像，因为市局已经强调了那个发夹的重要性，所以民警们很重视这件事。

小梁领着民警们继续在柳毛甸子里搜寻着。柳毛甸子很大，方圆几十里，沿着河滩地，生长的都是柳树，一眼望不到头。小梁他们搜索得很仔细，一个沙坑、一棵小树都不放过。当他们又行进了约五里地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条野狗正在撕扯着什么，小梁认为这里一定有情况。

他们一起奔向前，那条黑色的大狗一看来人，“汪汪”地叫着跑开了。

小梁低头看着那条狗刚才撕扯的东西，原来是一个报纸包，已经被狗给

撕开了几层，但还没露出里面的东西。

“这是什么呢？包了这么多层。打开看看。”小梁说着，用手撕开了报纸包。

打开报纸包，小梁和他的同事们也吓了一跳，原来是一双没有血色的人脚！

“如果我判断得没有错的话，那手和这两脚一定是同一个人的。”

其他民警也赞成小梁的判断。

天快黑了。小梁他们再往前走已经看不清路了。他们决定回派出所向市局报告。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员文明取回河东乡派出所发现的一只手、一双脚和那个发夹后，立即进行了技术鉴定。

通过对比王星星遗留在水杯上的指纹，确定了这只手不是别人的，正是失踪的王星星的手。通过和财政局的一些人谈话，并到王星星家查看，了解到王星星平时穿着36码的鞋，而这双脚正是36码的。文明拿出那个发夹和马晓秋的一对比，结果发现这个发夹正是马晓秋她们一起在中英街上买回来的那个。

调查到这里可以明确，王星星已经被害。

但是，凶手是谁？犯罪现场在哪里？什么原因被害的？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栾介川亲自到公安局和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见面，强烈要求公安局全力以赴侦破案件，财政局给予人力和物力的积极配合。栾介川鲜明的态度，让市局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尤其是一个普通的财政工作者，能够让财政局主持工作的局长这样记挂在心，说明死者在财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更说明这起案件的重要性。

虽然王星星的尸体还没找全，但是，公安局认为，案犯将被害人杀害后，肢解尸体，将尸体抛在不同的地方，犯罪方式残忍，案犯的心理素质较好，越是这样的罪犯越是隐藏得更深，案件侦破的难度越大。由于案情本身很复杂，开过案情分析会后，市公安局将王星星遇害案作为柳树市公安局的要案进行立案侦查。

经过一番调查，最后，公安局将杀害王星星的犯罪第一嫌疑人锁定在钱翠翠身上。

钱翠翠是谁？为什么要怀疑钱翠翠？

钱翠翠是柳树市财政局预算处长李仲梁的老婆，一个星期之前，她和王星星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争斗。

那天早晨，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老张还没走到财政局办公室，就发现走廊里已经围满了人。

楼内很多处室的人都出来了，老张看到了那么多熟悉的面孔，都挤到了预算处的办公室门前站着呢。“发生了什么事？”老张问道。

“快看看吧，咱们局的家属来了。”档案室的小赵说道。

老张分开人群拼命地往预算处办公室里挤。

“看我不揍死你！让你偷人，看我不揍死你！”里面传来一女子的叫骂声。

老张终于挤进了预算处办公室。

眼前这阵势老张也是不常遇见。只见一个女子一只手拽着王星星的长发，另一只手抡起巴掌，在王星星的脸上左一下，右一下，边打边骂。也许是心虚的原因吧，瘦弱的王星星只是拼命地用手护着自己的脸，拉扯之中，老张看到王星星的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老张立即冲了上来，伸手去拽那个打王星星的女子。谁知这女子比老张还有力气，怎么也拉不开，反而把老张的胳膊拧破了皮。就在老张用尽了浑身的力气把两个人拉开的时候，王星星双手捂着脸就钻进了办公桌下面，半个屁股露出了办公桌外面，高跟鞋也只剩下一只了。看上去真是有点可怜兮兮的。

等女子看清拉架的是办公室主任老张时，颓丧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老张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啊！这个女人勾引我丈夫，他们好了很多年了，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这回让我发现了，他们可实在是太嚣张了。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昨天晚上我丈夫又是一夜没回来，原来是去她家了。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她可把我坑苦了。”

老张认出来，这个打王星星的女人就是李仲梁的老婆钱翠翠。这几年，



凭着李仲梁认识的一些社会关系，开了一家名叫仲仁的汽车修理厂，名义上钱翠翠是总经理，实际上修理厂的业务都是李仲梁幕后操纵。因为李仲梁的关系，采购办主任李中天理所当然地将仲仁汽车修理厂纳入了政府采购系列里，所以，市里机关事业单位的车大部分都到这儿来修理。李仲梁聘请了一名技师，两名大工，其余都是小工。很多时候，大工和小工干活，被修理的车，有时候刚从修理厂开出去就又返了回来。如果是油路堵了，他们也不给疏通，直接换上新零件。水箱有问题了，不用修理，换上新水箱就行。许多车到这里不是来修理的，是来换零件的。修理的费用低，换新零件的费用高，利润空间大。平时李仲梁还会开车到省城的市场转一转，批发一些汽车靠垫什么的，到市场去买几十元的座垫，回来他能卖几百元。从去年开始，轿车里流行铺羊毛垫子，李仲梁专程去省城找到批发的地方，以每套900元的价格买回来，等他往出卖的时候，每套垫子居然卖到了3000多元，反正公务用车配置都是公款报销，这让李仲梁放心大胆地大赚了一笔又一笔。在公务员队伍里，李仲梁也算是财大气粗的主了。当然，李仲梁致富也不忘李中天的帮忙，不时地给李中天一些好处，两个人的关系在全局所有处级干部中算是最亲密的。

钱翠翠一直没来单位闹的原因是她只听说王星星和他丈夫关系密切，但是她没有真凭实据，她也弄不准到底是咋回事儿。她觉得守着这样一份家业也很好，自己不愁吃穿，但是，她总是放心不下李仲梁和王星星别是真的有什么事。这样想着，她不免对李仲梁的监视越发地严密起来。

经常来钱翠翠家修车的一些政府部门的司机，她都认识。这些人和她什么都说，比如说个黄段子，或者谁包了二奶等等，钱翠翠越听心里越急。她想起了李仲梁和王星星，所以，和那些司机聊天的时候，她不时地发出疑问：“如果丈夫包二奶，人家家里的老婆就不能发现吗？”

“怎么不能发现啊！前一阵子不就有个官员包了二奶，被老婆给堵在了床上吗！”

“那她怎么知道她丈夫包二奶了呢？难道她能掐会算？”钱翠翠希望找出方法来。

“很简单啊，去网上买个窃听器，往她丈夫的包里一放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现在这科技就是发达。”

昨天晚上，李仲梁没回家，也没打电话。她就想：丈夫是不是去王星星家了呢？应该去王星星家看看个究竟。

王星星的家就在市区的百鸟鸣小区里。这是一个老旧小区，楼门口没有防盗门，可以不用按门铃让主人开门就可以随意地进到楼里去。这样的小区 and 钱翠翠家的带保安和门卫的高档住宅完全不同，能听到楼里谁家打孩子、泼老婆骂窝囊丈夫的声音一点也不奇怪。钱翠翠看到这样的居住环境，更是对王星星不屑，同时，她知道，李仲梁还没珍惜王星星到给她买房子，甚至把她养起来的程度。

钱翠翠早就打听好了王星星家的门牌号了。她也不止一次地到这个小区的附近转悠过，但是始终没发现丈夫的蛛丝马迹。最近，李仲梁经常不回家，她觉得这里有问题。她经常听她的那些麻友们说：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李仲梁这几年开修理厂挣了不少钱，虽然她一直管钱，但是有些单位修车后直接就和李仲梁结算了，具体到哪一笔多少钱，有时候钱翠翠也搞不准。

这一天，她再次到王星星家附近侦查一下，她想这次兴许还能有点新发现什么的。于是，她蹑手蹑脚地来到三楼的王星星家门口，看看楼道里没人，就把耳朵贴在王星星家的门缝处，仔细听着门里的动静。听了半天，一无所获。

钱翠翠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前功尽弃，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这两个人的证据。于是，钱翠翠按照那些司机教的做法，找到一家网上小店，查找找到卖窃听器的卖家，没花太多的钱，就把想要办的事顺利地办成了。

等特快专递到手的时候，她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兴奋地看到了两个纽扣大小的东西，“难道这么个小东西真的那么神奇吗？”手里拿着这两个东西，她觉得放哪儿也不合适。放包里吧，担心李仲梁会发现。放王星星家？又担心没等放进去，就让人家给抓住了。后来，钱翠翠就在灵光一闪的瞬间，突然就有了主意。

星期六的早晨，钱翠翠起床后对李仲梁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我妈了。好像我妈身体不太好，又怕我担心，可是我却放心不下了，这两天正好你休

息，你去修配厂照应下，我带孩子回趟娘家，星期日晚上回来。”

“行。如果你妈真是身体不舒服，你就多待几天再回来。”李仲梁假装关切地说道。

“孩子要上学的，我不能多待的。就两天吧，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钱翠翠收拾完毕，带着孩子走了。李仲梁目送着钱翠翠的身影，若有所思。

平常，李仲梁和王星星约会都在王星星家。这次，李仲梁想，反正老婆孩子回娘家了，晚上也不回来，自己就不去王星星那小屋了，怎么着也要让王星星在他李仲梁的大床上过一夜啊！毕竟自己家的条件比王星星那里好得多。

李仲梁哪里知道，这是钱翠翠设的计，他就像那个被猎人逮住的狼一样，乖乖地进入了钱翠翠设下的圈套中。

李仲梁给王星星挂了电话后，就站在落地窗前盼着王星星快点来。王星星虽然外貌比不过钱翠翠，但是，王星星年轻，充满青春活力，李仲梁觉得，和王星星在一起，他精力旺盛，能找回年轻时的激情。于是，当王星星进来后，两个人就陷入了一片缠绵中……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对话都已经被那个“小纽扣”录下来，他们的关系也将随着那个“小纽扣”的声音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星星，我爱你。我一天看不到你，我这心里就空得慌。等我和黄脸婆子离了婚就娶你。”钱翠翠听出这是李仲梁的声音。

“这话我都听了八百遍了，你就忽悠我吧！”王星星不高兴地说。

“星星，你别着急。等我把家里的财产都处理好，就和钱翠翠谈离婚的事，我总不能让你跟着我受罪呀！”李仲梁说得很诚恳。

“可不是我逼你的。离不离婚跟我可没关系啊。”王星星抱紧了李仲梁说道，其实她在内心里一直盼着这李仲梁两口子能离婚，自己也好有个归宿。

钱翠翠回来后拿出藏在床垫上的“小纽扣”，听着这段录音，气不打一处来。好你个李仲梁！在家里霸着老的，在外面养着小的，这胆子也太肥了点吧！王星星，你个小骚货，你等着，看老娘怎么收拾你！

钱翠翠知道，既然丈夫和自己已经分心了，如果在家里和李仲梁硬拼，

肯定会吃亏，所以她多留了个心眼，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也别怪我不给你们留情面。明天，我就去你们单位闹，我看你们的脸往哪搁？我要用行动向你们证明，老娘也不是好惹的。想甩老娘，门儿都没有！

老张连哄带劝地推走了钱翠翠。让走廊里的人都散开。

随后，又让局里司机班派人将吓得抖成一团的王星星送回家。

还没等老张跟栾介川汇报，栾介川已经知道了两个女人发生的战争。

因为涉及到了局里的预算处长和总会计师王星星，栾介川不得不重视这件事将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立即召开了班子会议。讨论的结果是，钱翠翠必须跟王星星道歉。由李仲梁负责出钱给王星星看病。

出于栾介川和李仲梁很不错的私人关系，栾介川亲自找钱翠翠谈话，可钱翠翠不买账，蛮横地说：“打死我也不道歉。勾引我老公，她还占住理了？我还不信这个邪呢！”

钱翠翠对栾介川的处理方式也不满意，“让李仲梁领王星星去看病，不就是给他们造成在一起多接触的机会吗？那我又是做什么呢？”

栾介川一看钱翠翠开始耍横了，他觉得凭他的身份，和一个家庭妇女去计较，很没意思，只好找王星星谈话。看着王星星可怜楚楚的模样，栾介川有点于心不忍，毕竟，在以往涉及到切身利益的许多事上王星星都帮过他的忙。除了王星星和李仲梁之间扯不清的关系外，栾介川对王星星并不讨厌，甚至有时候替王星星感到不值。

“你还是调走吧！涉及到关系的事儿我帮你办。”此刻，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全局的面子，希望能借这一次机会把王星星弄走。

“可我能去哪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了。栾局长，你还是帮帮我吧。”

“怕知道你当初还要那样做，你又不是不知道李仲梁有老婆？你让我怎么帮你？”

“我知道李仲梁有老婆，但是他对我确实很好。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让我想想吧！”

王星星父母的家不在市里，她决定回老家去休息几天再说。她走的那天，眼睛红肿着。李仲梁一直没有露面，这让她很难过。李仲梁窝在家里，不敢出门。老婆钱翠翠骂他，他也不说话。这事的影响太大了，李仲梁在市里也

是踩一脚地都能乱颤的人，现在流落到这个份上，都是钱翠翠闹的。李仲梁其实内心里对钱翠翠是又怕又恨。经过这一番闹腾，他觉得自己与王星星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他感到有点对不起王星星，但是转念一想，这些年没有他李仲梁，王星星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呢！她也当不上总会计师。王星星虽然失去了贞操，但也得到了许多物质上的东西。他倒希望王星星能想得通，主动申请去个偏僻清静的地方，人的思想也纯净，对她的影响也不至于太大。想到这里，李仲梁似乎感到一丝欣慰。他在想今后怎么能东山再起，至于王星星，让她听天由命吧。

谁知道王星星从家里回来上班才两天，就失踪了。

公安局联系钱翠翠与王星星两个人的争吵，对钱翠翠确实也有了怀疑。李仲梁与王星星的奸情已经败露，李仲梁不至于再去冒险杀王星星。而钱翠翠因为不满栾介川的处理，为了解心头之恨杀死王星星也未尝不可。

钱翠翠被收审了。一时间，柳树财政局又传出了新闻。

钱翠翠被公安局带去调查的第二天，又被放了回来。除了她和王星星之间发生了一场因嫉妒而引起的战争外，任何线索都不能证明钱翠翠有犯罪嫌疑。专案组在发现侦破工作走入了歧途后，立即放回了钱翠翠，免得被投诉。就在他们准备调整侦破思路，进一步寻找案件线索的时候，新的案件又发生了。

王星星的案子还没有结果，财政局的社保处长张兑又被人发现死在了洗澡间的浴缸里。

最初发现张兑死亡的是她的邻居——文化局的会计小郑。

周二的晚上，小郑家里来了客人，小郑和丈夫包了茴香馅的饺子，因为与张兑住对门，小郑知道张兑一个人平时也懒得开火做饭，加上张兑也非常喜欢吃茴香馅饺子，等客人走了之后，她就拿一大碗饺子去了对面的张兑家。

当小郑走到张兑家门前的时候，她就闻到了一股恶臭的味道，门缝上还趴着一些苍蝇。小郑觉得有点异常。这几天好像没看见张兑，这是怎么了？家里下水道往上返水了？还是什么东西变质了呢？这个张兑呀！这几天跑哪

里去了呢？于是，小郑开始敲张兑家的门，谁知，敲了半天，也不见动静。小郑用力一推，门突然开了，差点给她带个大跟斗。原来门没上锁，只是虚掩着。小郑一开门进来，立即就闻到了更大的味道。她强忍着这股气味喊道：“张兑，快出来！我来给你送饺子了，拿碗来啊！”小郑喊了两声，还是没动静。于是，干脆走进去，但是客厅和房间里都没人，她又到厨房也没见人，是不是在卫生间啊？她这样想着就推开了卫生间的门，结果，她看见张兑浑身上下无一丝不挂，而且面朝下倒在了装满水的浴缸里。

她喊着：“张兑，你这是怎么了？”可是没有声音。小郑很害怕，回家喊来了丈夫，他们发现，张兑已经死了。于是立即报案，警察们的动作很迅速，时间不长，就来勘察现场了。

警察来了之后，财政局的人也来了。栾介川作为局领导也来了。

警察边勘察现场边询问：“平时张兑身体有什么毛病吗？”

财政局来的人，包括马晓秋等还没来得及说话，栾介川就抢着说：“有病啊！是心脏病，好像还很严重。”

“是啊，上周一她说不太舒服，还去过医院呢！后来局里排班休干部假，她就申请休假了。我还跟她通话说陪陪她，她说不用。还说可能是最近累的，休假几天不工作可能就好了。哪成想会是这样呢？”马晓秋介绍着张兑的情况。

“是不是心脏病突发就这样死在浴缸了呢？”栾介川插言道。

技术员文明他们检查现场，在张兑的房间尤其是她的卫生间周围并没有发现谋杀的线索。文明等在小郑家对小郑两口子进行了询问，做了笔录，又在张兑的房间内进行一番检查，发现死者的物品保存完好，钱包里的钱没有动过的痕迹。但是，在客厅的桌子上有一个手提袋，里面是两盒营养品，这说明张兑死之前有人来探望过。让文明奇怪的是张兑家的钥匙他没看到。在对现场进行了新一轮勘察后，法医把张兑的尸体从浴缸里捞了出来，浴缸里的水已经将尸体泡得发白，尤其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他们将死者的尸体装进黑色塑料袋里，搬离了现场，准备回到公安局的解剖室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公安人员刚走，栾介川和李仲梁就到对面的小郑家找小郑询问情况。

“让我们家小郑休息吧，她吓坏了。你们有什么疑问去问公安局吧。”

小郑的丈夫不希望小郑再回忆起那可怕的一幕，他很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张兑，三十岁，独身。财经学院毕业。在财政局工作七年，去年社保处长退休，经主管局长栾介川的推荐，当上了社保处长。

张兑平时工作很认真，在涉及到资金拨付等工作上非常仔细，从来没出过差错。她经常和养老保险中心取得联系，对核定养老保险等工作非常重视，市、区养老保险中心的领导经常提名表扬她。

就是这样一个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女干部，居然在家里死去了。是自杀？还是他杀？财政局的工作人员最近真的有些害怕了。

不出两个星期，接连死了两名女干部，这不能不令人担心。

不知是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局里同志和外界问起张兑的死因的时候，栾介川一律解答说不是自杀就是心脏病突发。可是大家不理解，这么年轻的女同志，怎么就能犯了心脏病就立即没命了呢？还有，她为什么要自杀呢？是恋爱不成才自杀吗？不会啊，局里同志都知道张兑是独身主义者。她不谈恋爱，甚至拒绝一些老同志的介绍，她独身的信念很坚定，如同人们信仰着不同的主义一样。

张兑的尸体被公安局运回来的第二天，法医们开始对尸体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他们通过对死者颈部的仔细观察发现：颈部有擦伤和割破的痕迹。这些伤口为什么在现场没有被发现呢？法医认为这些伤口只有在死者的尸体完全干燥之后才能显露出来。

张兑尸体上颈部的擦伤是凶手在行凶时双手狠掐张兑造成的，那些割破的痕迹是凶手在勒张兑的时候，或者是张兑反抗时双方的指甲留下的痕迹。

验尸报告显示：受害者颈部组织有出血现象。喉头、甲状软骨、环状软骨断裂。尤其舌骨有断裂，这就说明受害者有被勒死的可能。

由于财政局最近出了两件命案，公安局非常重视，分别成立了两个专案组，全力侦破系列杀人案。公安局党组会议决定，对这两起案件的侦破情况，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因为不排除财政局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所以，任何人泄露侦破信息都将受到严厉的处分。

财政局最近出了这么多事，市委书记邵佳瑞认为财政局长的人选应该落实了，财政局的工作一直由副局长栾介川主持，他很不放心。一直以来，他对财政局很重视，但是他对栾介川始终有种不放心的感觉。每次听栾介川汇报财政工作，邵佳瑞总是能从栾介川的眼神里看到一丝狡诈，他说不清楚栾介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神，但是以他二十多年来一直管干部的经验，他担心如果用这个人自己将来会跟他受牵连，所以还是更慎重一些为好。

市委常委会会议室里，正在讨论财政局长的人选问题。被组织部提名的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财政局的副局长栾介川，一个是河东区区长蓝鸣烨。常委们对两个人是否任命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栾介川一直主持财政局工作，保证了财政工作的正常运转；有人认为，栾介川主持工作期间，出现了不少问题，很多单位的资金在拨付的过程中出现差错，干部队伍作风也有问题，这样的队伍必须要有个出类拔萃的人来带，才能体现出财政工作的特色。

就在大家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市委书记邵佳瑞说话了。

“刚才各位常委的意见我都听到了，大家为了我市财政工作到底谁当掌门人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认为这样很好。我们的干部制度确实需要改革，不能我们指定谁，谁就是财政局长。这次，组织部考核了两个人选，目的就是让常委们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优势，他们的能力，经过大家的鉴别我们才能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去财政局挑重担。经过刚才大家的分析，我认为蓝鸣烨同志比较有优势。第一，蓝鸣烨毕业于财经大学，是财政专业的高材生，曾经当过河东区财政局局长，说起业务能力，恐怕我们全市都找不出第二个；第二，蓝鸣烨同志一直在基层工作，基层对财力的需求很大，而我们完成起来有难度，他会珍惜这次工作机会，更好地为全市组织财源，管好钱，用好钱；第三，蓝鸣烨当过区长，原则性强，工作责任感更强，他拒收贿赂的事在全市曾经广为流传。如果这样的同志不当财政局长，我们还选什么样的人呢？当然，栾介川同志主持财政局工作的时间也快半年了，但是，财政局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同志们有目共睹，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了。我建议会



后组织部再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严格考核，为我们市选出一个最出色的大管家来。”

邵佳瑞想说一说财政局的队伍有问题，但他转念一想，最近几次常委会的议题刚结束，外面就把情况了解得很详细，这说明没有不透风的墙，常委也是人，谁还没有个三亲两戚的，如果自己在会上真是表扬一个贬低一个，传出去也不利于团结，更何况财政局的干部出事，从目前看没有迹象表明是因为工作出问题而导致的凶杀案呢！

从工作角度看，对组织部推荐的两个人选，邵佳瑞还是倾向于蓝鸣烨，他见过蓝鸣烨，高大的身材，魁梧中透着干练，眉宇之间蕴含着一种正气，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人觉得踏实。和蓝鸣烨相比，栾介川不免显得委琐，不论个子高矮，单就好像镶在眼眶里滴溜乱转的那双眼睛，让人看了就觉得心里有些后怕，虽然作为党的干部邵佳瑞不该以貌取人，但是，比较而言，邵佳瑞还是觉得蓝鸣烨既亲切又能胜任财政局长的工作。

邵佳瑞的讲话结束后，常委们一致认为蓝鸣烨确实胜任财政局长这一职务，书记分析得有道理，柳树要发展，还真得有一个好管家，这个人必须没有私心，没有贪欲。而蓝鸣烨确实就是这样的人。

河东区财政局的干部深有体会，无论级别高低，只要谁家里有大小事，蓝鸣烨都会到场，父母生病、出殡等，蓝鸣烨无论多忙，都要抽空去看看，安慰一下，再拿出自己的工资表达一份心意。虽然蓝鸣烨后来当了区长，但是，对同志们的关心一直没有间断过。面对这样一个一心为群众着想的带头人，无论谁来考核，群众满意率都会达到100%。但是，即使像蓝鸣烨这样关心群众的干部，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对干部关心，也许没有必要表现在事必躬亲的具体行为上，因为在这方面，蓝鸣烨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市委常委会结束的第二天，市里贴出了干部调整任命公示，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对蓝鸣烨任财政局长如果有异议或者发现本人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实名向组织举报。

看到蓝鸣烨任职的公示后，栾介川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原以为组织上让他主持工作，将来有机会接这个局长职务，可是不但没接上，连个